

對香蕉研究所同仁的一席講話

謝敏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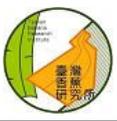
各位同仁，幾個月前柯立祥先生對我說「董事長您能不能找個時間到研究所為我們同仁講一次話。」我說「有空我就來好了」。後來又被催了一次，覺得答應了人家好像開了一張支票，欠了人家債一樣，不還不行。於是告訴黃新川所長就訂在 8 月 15 日邀我過去講幾句話！同時因想到個人學疏才淺，必須找一個有真才實學之士替我墊底才不會令人失望。於是邀請許文富博士相偕前來。

我是個老人，平時很少在大眾面前講話或者演講，因此也沒有準備講話稿的習慣，共因各位愛聽我講話，我就過來講一講，也不知要講些什麼。不過剛才要進來時，突然想到一個起頭「做人問題」。也就是說人生要有責任感。必須要有責任感，日常生活才會感到充實。一個人如果沒有責任感，做事沒有擔當，我認為這種人生一定空虛。如果多數人都沒有責任感，那麼，這就不可能是一個安和樂利的社會。換言之，只有大家都有責任感，才能保證國家有前途。

以個人而言，如大家都有責任心或道德感，環境何致如此惡化，秩序何致如此紊亂？如現時有人開工廠賺錢，廢水排出廠外，不是流進田裡，就是流入大海。流入大海時，近海的蚶子都被毒死了。這種廠主難道不會想到廢水排出去有何後果，會不會傷到社會？在美國要申請設立工廠時，必須先經主管廢水處理的機構檢驗合格，認為照其設計，排出的廢水乾淨到足可養魚，設立工廠的執照才會核發給他。不僅工廠如此，對住宅也一樣，新建社區的廢水處理設計，同樣要經核准才發給使用執照。

台灣太自由了，放任的結果，一般人都變成沒有公德心和責任感。養豬戶不管豬的糞便如何妨礙人，都繼續養豬。我每天都到住家附近的小公園運動，只見很多出入的要道，都被攤販佔滿了，警察一來，一窩蜂的跑光，警察一走，又慢慢恢復原狀。都市內的人行道被電單車佔滿的情形也一樣。隨便把電單車一攔，就把人行道堵死。我因走不過去，請騎士把機車挪開點好不好，他就答「你可以走馬路嘛！」其實他只要把機車沿路邊擺正一點，就可留下二線空隙讓行人勉強走過去。但他連這一舉手之勞都不肯做，還要行人改走馬路，行人會不曾因此被撞死，他才不管，這種人很多呢！

我的朋友所住的公寓過去環境很清靜，後來周圍漸漸擠滿菜販，最近連住戶的出入口都被菜販佔據而擁擠不堪。這裡的住戶要走過去，都要拜託借過一下，有二次菜販突然叱喝一聲，要我走路小心一點，不要碰觸到他的菜。喧賓奪主到達這種



程度，這都是我親眼所見。

我因已過 70 歲，承政府優待，坐國內飛機半價，在台北市坐公車只要出示免費卡，可免費乘坐。但我現在不敢享受這項優待，因人家忠告過我，千萬不可以用，因一支腳才剛剛踏上公車，他的車就要開了，弄得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如不趕緊決定行止，有慘遭分屍的危險，滋味相當夠受。我不大相信，但也不敢放膽一試，因此每天下班由研究所到家，都甘願付出 48 元坐計程車，求一個安心。

更常見馬路上兩車相鬪，明明已無空隙可以通過，卻認為「頭若過，身就過去」，不肯相讓，要互爭到底，因而卡在一起動彈不得，妨礙交通。於己無益對人有害之事，尚且要堅持到底，更不論其他情況了。所以說這個社會，大家缺少禮讓的風氣，都已忘掉「爭一寸就要碰得頭破血流」「退一步海闊天空」。

我們同為公家服務，有的待遇好，有的待遇差，有的有興趣，有的感到沒興趣，職業乃謀生之資，如工作能與興趣一致最好，可惜社會不能永久盡如理想。不管如何，一旦從事一項職務，我們便須負起責任。若有尸位素餐之徒，不管他居何職位，我們都不必羨慕，更不應效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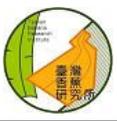
各位對於我，也許認識不深，我這個董事長已幹了十幾年，你們要是學我，會餓肚子，我這董事長是不領薪水的。只有開會時跟大家一樣，領取出席費 1,500 元。除此以外，不曾領過薪水，只有過去有一段，當我擔任青果合作社理事主席期間，曾按月領過車馬費 1 萬元及宿舍津貼，每月合計 12,500 元，但當時開支紅白喜事每年都在 20 萬元以上。

我這個人不會貪污，對貪污這類事有機會也不會去做。但只要擔任董事長一天，董事會有事，我就要去處理，盡董事長的責任一天。我現在最大的苦惱就是沒能爭取到能使各位滿意的基金。雖只找到 7 千萬元的基金，但因不夠，最近去央請陸之琳先生協助哭訴李國鼎先生設法幫忙。

陸先生果然寫信給李政務委員，一開口就要求給予基金 5 億元，李氏答稱：「5 億元未免多得離譜，由你看來此事當然很重要，但從政府要人看來不會那麼重要。」陸氏說明稱，開價 5 億，目的是希望打一半也有 2 億 5 千萬元。李氏說：「要是給人獅子大開口的印象，一切就免談泡湯了，何妨開口只要 2 億，能得 1 億就很不錯的了。」

陸之琳先生是非常乾脆的一個人，他的幫忙是完全出於一股熱情。我過去要聘他做顧問，他都不肯接受，他一再表示很願意幫忙，不計名份與酬勞，這種精神值得敬佩的，我們都很感謝他。要實現許多重要的事，我自己無此能力，我就去找有能力協助的人才，來當所長及顧問。

所以坐在什麼職位，就要做到什麼程度。行政院長有其重責大任，部屬也各盡其責，集合起來，社會就會安和樂利，不可像有些官僚，碰到難題就像踢皮球一樣，踢過來又踢過去，以致毫無建樹。



我們研究的黃葉病，就跟癌症一樣，我們不敢下令所長，要他兩年內就把黃葉病解決。因為這太沒有道理，說不定你三個月就得到解決，或十年還得不到解決。這都沒有關係，重要的是，你必須發揮你的智慧和能力，運用種種方式，透過土壤、品種和肥料等各種角度，靠你們的科技，想盡方法使黃葉病消滅掉。如要舉例，舉三天也舉不完。總而言之，社會上的每一份子，要是都有責任感、道德心，社會就會安和樂利，國家就會強盛。

講來講去，都與責任感有關。去(74)年7月1日，青果合作社舉行慶祝合併成立十週年紀念大會。我應劉理事主席之請，前往列席坐在台上，當時許文富顧問也列席、合管處長因有事，派主任秘書洪敏麟先生代表、中央黨部社工會也派陳博民總幹事前來。劉理事主席致詞時唸「成立十週年感言」。唸到十年以前改進會時期那一段時，一再強調如非謝主任委員敏初對香蕉產銷之一元化如何努力，即無今天這個局面。表示非常懷念感激。他說完，洪主秘致詞稱讚我，接著陳總幹事也致詞又稱讚一番。令我深感惶恐，最後遵劉主席之囑，要我報告一下改進會時期的往事，我只好把還記得約二、三事提出來講講

(編者按：以下講述內容因已詳載於本刊第465期第1~18頁，故此處從略，有興趣而未拜讀之讀者，請取出第465期閱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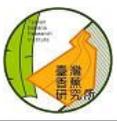
我自己也認為這是改進會最大的成就。當時假如我未做到，其實沒有人會指責我。但是我畢竟做到了，因盡了自己最大的能力，而心安理得。這正是完成責任的一種精神上的酬勞。

如果每一個人都有責任感，憑此責任感去從事工作，則日子必很充實。否則必感覺生活無內容，很空虛。還是被工作逼得走投無路，滿身大汗，最後完成任務，人生才最有意義。

就整個研究所來說，它是個綜合體，除了各盡所能外，還要同心協力，才能成功。過去中醫給人看病，只要替人按脈就以為可知一切毛病。現在進步到除了按脈，還要驗血和照X光，做心電圖，最後予以綜合，才算正確診斷了病症。

我再舉一例，如果拿一百年前，五十年前和現在來比較。五十年前我去越南，我們在那裡的酒廠和糖廠做過事，聽說一百年前那時在碼頭搬運米谷的工人，多數都是高棉人，他們很單純「跟我們從前的高山族差不多。有一次三個工人一共賺到了工資四塊錢。先是你一塊、我一塊、他一塊的分配，可是還剩一塊。於是改為你兩塊、我兩塊的分配，他卻一塊都沒有。這樣不公平呀，正在傷透腦筋時，來了一位唐人阿叔，三個人就趨前懇求稱，看您們算盤打得那麼精，可否為我們解決分配問題。唐人阿叔那有不答應之理。他說「好呀，我給你分，於是自己先拿一塊，你拿一塊，再一個你也拿一塊，四人伸出手一看大家都分一塊。剛好很公平對不對？」高棉人和唐人阿叔都覺得很開懷很愉快，你說那個時代很不錯吧！

第二個故事是有一對福建人夫婦到高棉人住的鄉鎮區域開店做生意，他們是怎



麼發財的呢？一開始高棉人發現又開了一家新店，就結群排隊來交易，不管揸什麼東西來賣，這對夫婦都將 100 斤秤做 110 斤算錢給他。高棉人大喜，一傳十、十傳百，不久生意就興隆起來。然後有一天，夫婦突然失和，老婆指罵老公在外遊蕩，老公指罵老婆你敢管，一言不合，打將起來，而且連秤錘都掏出來互扔，表示妳不怕我死，我也不要你活。主顧們見狀，就有人出來勸架，勸他們小孩都生了一大堆了，要互相忍讓。最後夫妻言歸於和，又恢復做生意了，但是從此 100 斤便秤成 90 斤矣，因為秤錘已被換掉。

這是那時代部份不正當華僑賺錢的技倆。

五十年前我曾在廣東省寶安縣農林推廣處擔任主任並兼師範學校農藝科教席，我教學生種有經濟價值的甘蔗和水稻，不但推廣新品種，還要推廣化學肥料，我教學生種蕃茄、牛蒡和紅蘿蔔，也教他們飼養一代雜交卵雞，以增加蛋的產量。我指導農民每家養 20 隻卵雞，飼養戶多達一百戶，他們的雞蛋用箱子裝好後，可託船渡海賣給香港市場的白人。這些技術我都是在台灣學到的。我甚至引進抽水的泵浦以取代人工打水車來灌溉甘蔗園，在當時當地的老百姓看，我引進的泵浦、抽水機和打穀機等等，等於仙人在變魔術一樣，真是不同凡響。

但時代畢竟不同了，五十年前比一百年前不知進步多少倍，現在又比五十年前不知進步多少倍。改進會時代固然有貢獻，但適逢能源危機，石油一桶從 2 元半美金暴漲到 28 美元，造成船運費大漲，紙箱也漲了五、六成。弄到外銷香蕉的農民所得一度低到只剩一公斤 1.5 元。以致會被冷諷熱嘲說「五五制時還可多賣一些，一元化後真的變成一公斤 1 元了」，個人內心的感觸又有誰知道呢？

時代畢竟不同了，過去視泵浦為奇蹟的時代哪能跟組織培養苗相比呢？在這高科技時代，畢竟要仰賴各位濟濟博士，才有希望開創新的明天，希望各位多多努力。如有妄言失禮之處，還請多多包涵。